

LONGRU SHUOLUNYU

# 龍儒說論語

陈龙儒 著

国学它凝聚着民族智慧，浸润着民族精神，体现着民族特色，承载着民族历史，绽放着民族辉煌……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 自序

在与友人闲聊时，不意间谈到《论语》。友人对我说：“你不是曾经浅说过《道德经》吗？何不再说说《论语》，写一本《龙儒说论语》呢？”不知是勇气、力量还是其他什么说不清的情愫的驱使，当时我居然毫不犹豫地答应着说：“好吧，那就从明天开始，每天说一章，您看如何？”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我真的就开始说了起来，并且，一说就是整整一年。在这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的大脑几乎无时无刻不深陷于对《论语》章句的思忖之中而难以自拔。这种状态自然是非常痛苦的，特别是在遇到晦涩难解之处时，就更是寝不安枕、食不甘味、苦不堪言。有多少次，为了能够暂时摆脱一下这种痛苦，我也强迫着自己有所放松、有所休息，可往往在极短的时间里，这刚刚出离思考的大脑又鬼使神差般地回到了苦思冥想的煎熬中来。

又有友人说：“你何必那么认真而执着呢？这不纯粹是在自讨苦吃吗？”

然而我想，在人心日见浮躁、国学日见式微、老祖宗们所留下的无数经典正日见荒远的当下，我们所缺少或需要的不正是这种对国学经典的恭敬严谨的态度、认真执着的精神和“自讨苦吃”的“傻劲”吗？所以，我宁愿始终本着这种态度、精神和因此而显现出的自讨苦吃的“傻劲”，也不会学着有些人的样——为了哗众，而拿经典开涮；为了媚俗，而将经典扭曲；或者，仗着自己头上有个专家、学者、教授或大师的光环，就在那里自以为是地将经典胡乱演绎。

那么，龙儒的《龙儒说论语》自始至终的追求是什么呢？那就是语言的通俗性、文字的整洁性、解说的忠实性和严谨性。

语言的通俗性，顾名思义，就是要让语言直白、平实、大众化，让人一看就懂，不要为了显摆自己的学问而像个酸腐的老学究式的，动辄“谓语助者，焉哉乎也”。

文字的整洁性，就是在对每个章句进行译注的时候，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我都在告诫自己：不要因为我的不注意，而让原本非常整洁优美的《论语》文字变得一如“下里巴人”——且不管他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如何。否则，就无异于给《论语》抹黑。

解说的忠实性和严谨性，这是我在解说《论语》时的最核心的要求。然而，做到这点又谈何容易！难从何来呢？难就难在：在《论语》许多地方都没

有语言环境和背景介绍的情况下，我却要揣摩并还原它的本旨或真意；难就难在：在《论语》语言常因巨大跳跃而出现断层的情况下，我却要将那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则绝对有内在联系的语意合乎逻辑、合乎情理地连贯起来；难就难在：当我觉得有的解注者的解注存在严重不妥时，我得要以理服人地说出我的道理来。然而，不管这个过程是多么的艰难与痛苦，我的秉持都始终未渝——慎思之、明辨之、谨言之。既不敢自以为是、强词夺理，也不敢妄自菲薄、人云亦云；既不敢因为要自圆其说就牵强附会，更不敢因为要标新立异就信口雌黄。我觉得，唯如此，才是对先贤的负责、对经典的负责、对后人的负责；唯如此，才不至于因曲解经典而淡化其夺目的光辉。

在写《龙儒说论语》的前后，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以无数先贤为领军人物的我们的老祖宗们给我们现代人留下的最珍贵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其结论是：“包括《论语》等无数个经典在内的国学或中国国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这不仅因为国学它凝聚着民族智慧，浸润着民族精神，体现着民族特色，承载着民族历史，绽放着民族辉煌；而且因为国学它能丰富民族的精神，增强民族的凝聚，提升民族的自信，激发民族的自豪。最为关键的是，不管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都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可或缺的人文脉络和存在、发展、壮大的坚实根基。《论语》无疑是这坚实根基中的一块金光闪闪的基石。

然而，现在的我们对包括《论语》在内的国学的感情和认知还有多少呢？我们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乃至研究生、博士生有几个人曾经诵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弟子规》《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这些在前人看来最为基础的蒙学经典呢？在外来文化不断渗透和冲击的当下，我们有没有把别人丢弃的一些垃圾奉为至宝却把自己老祖宗留下来的经典视为垃圾而不屑一顾呢？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该珍视和光大我们传统文化的时候了呢？

任何时候我们都应当清楚地知道：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文化的认同才是最核心、最本质的认同，文化的胜利才是最彻底、最终极的胜利。因此，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里，我们任何一个炎黄子孙都应当义不容辞地首先肩负起文化复兴的神圣职责，以使我们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在文化全球化的历史大潮中脱颖而出、光耀寰宇！这大概就是驱使龙儒说《论语》的重要情愫。

是为序。

2015年6月19日龙儒于黄山莫执斋

## 题外话二则

### 《论语》为什么叫《论语》

《论语》为什么叫《论语》呢？或者说，《论语》之所以被命名为《论语》，它有什么说道呢？关于这个问题，不断有人论说，但都没有很好地说清楚。其实，要把它说清楚，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难。

首先，为什么这部书的书名择用了“论”和“语”这两个字呢？因为这是一部以记载孔子及其部分弟子生前所说的言论或语言为主要内容的著作，而“论”和“语”大众化地理解就是“言论”和“语言”的意思，所以，择用这两个字的用意，是为了让人们仅从字面上就能够看懂这是一部以什么为主要内容的著作。

其次，为什么《论语》的“论”字在这里不被念作“论点”的“论”，而被念作“抡”或“纶”呢？《论语》是一部以言语记载为主要内容的著作，既然如此，在成书之前，它的编纂者就必然要经历一个语言的收集、整理和挑选的基本过程，而“抡”和“纶”正分别是“挑选”和“整理”的意思。所以，“论”字被念作“抡”和“纶”，首先因为“论”同时是“抡”和“纶”的通假字，其次也是为了让人们能从读音上直接知晓《论语》编纂的过程或方法。

若论《论语》书名的意思，它应当是这样的：经搜集、甄别、选择、整理而成的，可供人们指导人生、涵养修为、经纶事务、治理天下的孔子及其部分弟子的语录合集。

## 《论语》的编纂者是谁

《论语》的编纂者是谁？这是一个过去没有说清楚将来也难以说清楚的问题。龙儒偏向的观点是：《论语》的编纂者很可能就是以有若、曾参的个别弟子为领衔的孔门的一些再传弟子。

为什么有此一说呢？我们知道，任何一部著作，其第一篇一定是被著作者或编纂者特别看重的，从而一定会在内容的选择上、结构的安排上斟酌再三、深思熟虑的。《论语》的第一篇叫《学而篇》，它共有十六章，其中，“子曰”八章、“有子曰”三章、“曾子曰”两章，剩下三章分别是“子夏曰”“子贡曰”和“子禽曰”。试想，如果编纂的领衔者不是有若和曾参的弟子，有若和曾参连“孔门十哲”都不是，凭什么他们不仅在章节本来就比较少的第一篇里占了五章，而且还有“子”这个表示尊敬的称谓呢？在整部《论语》里，被称作“子”的又有哪几位呢？除孔丘以外，就是有若、曾参。虽说冉求在《雍也篇》和《子路篇》中也被称过“冉子”，但都没有像称“有子”和“曾子”那样郑重其事。除此之外，不管是“孔门十哲”中的其他人物，还是被孔子明确称赞过的人物，就再也没见到被称作“子”的了。这些情形的存在，我们可以说这纯属巧合而不是刻意安排吗？难道还不足以证明《论语》的编纂者是有若和曾参的弟子吗？我们能说有若和曾参的弟子在编纂《论语》时没有挟带对其老师的偏爱与私心吗？

# 目 录

|               |     |
|---------------|-----|
| 自 序 .....     | 001 |
| 题外话二则 .....   | 001 |
| 学而篇第一 .....   | 001 |
| 为政篇第二 .....   | 015 |
| 八佾篇第三 .....   | 035 |
| 里仁篇第四 .....   | 055 |
| 公冶长篇第五 .....  | 073 |
| 雍也篇第六 .....   | 095 |
| 述而篇第七 .....   | 117 |
| 泰伯篇第八 .....   | 143 |
| 子罕篇第九 .....   | 161 |
| 乡党篇第十 .....   | 183 |
| 先进篇第十一 .....  | 201 |
| 颜渊篇第十二 .....  | 223 |
| 子路篇第十三 .....  | 245 |
| 宪问篇第十四 .....  | 267 |
| 卫灵公篇第十五 ..... | 295 |
| 季氏篇第十六 .....  | 321 |
| 阳货篇第十七 .....  | 335 |
| 微子篇第十八 .....  | 357 |
| 子张篇第十九 .....  | 369 |
| 尧曰篇第二十 .....  | 389 |



# 論語

学而篇第一

001

## 【原文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 【龙儒解】

孔子说：“对已学过的东西经常加以温习，不也很愉悦吗？有好朋友从远方而来，不也很快乐吗？别人不了解我，我却并不感到郁闷或愠怒，这不也是君子所应有的修为吗？”

龙儒以为，这一章孔子说的是自己在学习和生活过程中的一些发现和感受，他真正想传达的思想是：人生在世，令人快乐的事其实是很多的，我们应当用心去发现、去体会、去珍惜。比如，对已学过的好的东西，经常去温习、去玩味，不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吗？又比如，有一位多年未见的好朋友突然打远方风尘仆仆而来，不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另外，人生在世，令人愠恼的事肯定也是有的，但我们应当学会去调适、去平衡、去包容。比如，我本来是个有道德修养、有知识涵养、有干事能力的人，可别人就是不了解我、不赞赏我、不信任我。按说，这是一件让人感到郁闷和愠怒的事，但是，如果是称得上君子的人，他就不会因此而感到郁闷和愠怒。因为他相信，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因为他悟知，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还未到来，当下才是真实，既如此，当下的真实的我为什么要因为一切非我的因素而丢失内心的自在与从容、快乐与淡定呢？



孔门十哲人物 颜子骞

## 【原文二】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 【龙儒解】

有子说：“做人，在家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而在外却屡屡冒犯尊长，这样的人是很少的；从不喜欢冒犯尊长，却喜欢忤逆作乱，这样的人是没有的。君子应当致力于对根本的追求和把握，因为把握了根本就把握了做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孝顺和尊敬，这大概就是仁德这个大准则的根本吧。”

有子是谁？有子姓有，名若，字子有，今山东肥城人，是孔子弟子中的“七十二贤人”之一，曾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等学说。据说他比孔子小三十三岁，也有说小十三岁的，长得特别像孔子。《史记》载：“孔子即歿，弟子思慕。有若，状如孔子，弟子相与并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伟人大概总有相同之处，据说释迦牟尼也有一个弟子特别像他，那就是在释迦牟尼成道之日出生的堂弟——被称为“多闻第一”的阿难。如果佛陀是三十五岁成道的话，那么阿难就比佛陀小三十四岁。

回过头来说说孝悌吧。孝是对父母的孝顺，悌是对兄长的尊敬。一个人为什么要对父母孝顺、对兄长尊敬呢？因为父母对我们有生养之恩，兄长与我们有手足之情。一个人如果连父母兄长都不能报以仁者爱人之心，他又怎么会对他人、对社会、对大众报以仁者爱人之心呢？一个对他人、社会和大众不会报以仁者爱人之心的人，又怎么能与之结友、委以使命、付以重托呢？所以，孝悌二事，看起来是家事，其实是关乎社会的事、关乎大众的事，是仁德的核心与根本。所以龙儒常言：一个人如果连父母都不知孝敬，这样的人是绝对不能与之交友的。试想，作为朋友，你的恩情会大于他的父母吗？一个人如果连父母都不知孝敬，这样的人在单位上所表现出来的对领导和别人尊敬，大多也都是伪装的、暂时的、有图谋的，一旦他的图谋实现了，必然会露出狐狸的尾巴。

## 【原文三】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 【龙儒解】

孔子说：“花言巧语、佯装善颜，这样的人很少是有仁德的！”或者解为：“话语上说得很好听、形貌上装得很好看，这样的人很少有什么好东西！”

孔子认为，仁，是一种内在的真实的修养和在这种修养支配之下的实实在在的行为表现，而不是悦耳的语言和好看的形貌。所以，若是君子，就应当谨慎说话、敏捷行事，此所谓“讷于言而敏于行”；唯有小人，才会以巧言令色来迷惑世人、欺名盗利。小人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小人深知，在自身缺乏仁德的情况下，若再不学点巧言令色，又凭什么来寄生人世呢？

可以说，孔子的这句话，既是对“巧言令色”者毫不客气的斥责，又是对其弟子的严肃警醒和对世人的拳拳告诫。可惜的是，自古及今又有几个人打心里记住了他老人家的这句话呢？不信，且翻开历史或看看我们的周围，因巧言令色而屡屡得势者还少吗？

## 【原文四】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 【龙儒解】

曾子说：“我经常要从三个方面来检省自己：一看替别人谋划是否做到了忠实、尽心而不敷衍；二看与朋友交往是否做到了真诚、守信而不虚情；三看对

老师所传授的知识是否做到了及时地温习、巩固而不荒疏。”

本章里“吾日三省吾身”的“日”字，大多数人都解释为“每天”的意思，龙儒以为不准确，应当是“经常”的意思。试想：一个人天天进行一些学习，这完全是可能的，但如果说一个人天天都会有“为人谋”和“与朋友交”的事，这是不大可能的。如果不是天天都有这三件事却天天都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自省，这不是有点做作、有点浪费时间、有点不大必要吗？

曾子即曾参，字子舆，约生于公元前505年，卒于公元前436年，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曾点的儿子，鲁国南武城（今平邑）人。他认为“智忠恕仁”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主张“慎终（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地追念祖先）、民德归厚”。曾子以孝著称，相传著有《孝经》和《大学》。在孔门弟子中，他被视为道统的继承者，弟子们尊其为曾子，后代统治者尊奉其为“宗圣”。今嘉祥城南20公里南武山南麓有曾庙，又称宗圣庙。

## 【原文五】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 【龙儒解】

孔子说：“领导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就当对国事恭敬而严谨、庄重而诚信；节约一切用度以更好地爱护自己的人民；纵使需要对老百姓有所役使，也当充分考虑要合乎时令。”

这一章是孔子对国家的最高当政者进行的谆谆告诫。提拎他话中的意思，除了一个仁爱的本心外，还有四个方面的具体要求：一要恭敬处事，不可疏忽懈怠；二要谨守信用，不可欺蒙大众；三要节约用度，不可铺张浪费；四要合理安排，不可误及时令。

## 【原文六】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 【龙儒解】

孔子说：“孩子们啊，你们在家要孝顺父母，在外要尊敬尊长，说话要三缄其口，做事要三思而行，处世要诚实守信，要博爱众生而又特别尊敬那些有仁德的人。做到了这些，只要还有时间和精力，就应当多学习一些文化知识。”

无疑，这是孔子给学生们上的一堂典型的德育课，其关键词是：孝、悌、谨、信、仁、学。从这段话里，我们不仅能够体味到孔子的语重心长，而且还能清楚地看出他的教育思想，那就是：人立于世，应当以德为先，而在“德”的诸般言行表现中，又当以“孝”为首。

## 【原文七】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 【龙儒解】

子夏说：“考量一个人，应当着重看他是否有内在的贤德，而不是看他是否有好看的外表。比如一个人，假如他侍奉父母能诚心竭力，他效力君王能舍身尽忠，他与朋友交往能言而有信，那么，即使他自己说‘我还没有很好地学习’，但是，我却一定要说：‘他的学养已经很深了！’”

贤，是内在的，但又是可以衡量和评价的。凭什么去衡量和评价一个人是

否有贤德呢？子夏说，凭他在几个大方面的实际表现，这几个大方面，一是“孝”，二是“忠”，三是“信”。如果在这几个大的方面做到了，即使你一天都没有学习，我子夏都要说你是真正有学养的人、贤德的人。相反，如果在这几个大的方面不能做到，即使你有再大的学问、再好看的外表、再动听的言辞，我子夏都不会认可你的学养、你的贤德——因为“色”，它毕竟是外在的、表象的、虚幻的、靠不住的东西。所以做人、做事都要讲个实实在在，而不要巧言令色。

有人把这里的“色”仅理解为“美色”，其实这是狭隘的。这里的“色”，应当是指包括美色在内的一切有形的外表。

子夏即卜商，姓卜名商，字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卫国人，“孔门十哲”之一，因擅长文学而被列入孔门四科中的文学科，著有《诗序》《易传》。孔子去世后，他就在西河教学，当时的魏文侯曾奉他为师，向他请教国政之事。子夏是继孔子之后，系统传授儒家经典的第一人，对儒家文献的流传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被后世誉为传经之鼻祖。他的“学而优则仕”的论点，对后世儒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其被追封为“魏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增谥为“东阿公”，后又改谥“魏公”。

## 【原文八】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 【龙儒解】

孔子说：“君子应当内心持重、举止庄重、言辞慎重，否则，不仅没有应有的威严，甚至连已经学过的东西也不会牢固。君子处世，最主要的一是忠贞，二是守信。所以，如果在忠、信方面做得不如自己的，这样的人就不要与他交朋友；如果在忠、信方面自己也做得不够的或者是有过错的，就要及时而勇敢地去加以改正。”

有人将“无友不如己者”这句话简单地解释为“不要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

友”，这绝对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有长于别人的地方，如果任何人又都这样想，那么，这世界上还会存在友情吗？所以，作为历来倡导“仁者爱人”的教育家的孔子说这句话的原意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他说这句话的原意，是希望君子处世一定要特别牢记“忠”“信”二字；他在这里说的“无友不如己者”仅是指在“忠”“信”方面；他在这里说的“过则勿惮改”同样也仅是指在“忠”“信”方面。

## 【原文九】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 【龙儒解】

曾子说：“慎重地办理丧事，虔诚地追思先祖，以使民众的道德表现在潜移默化中返归到淳厚朴实的原始样貌。”

有人对曾子的这段话是这样解读的：“要谨慎地办理好丧事，虔诚地追祭祖先，这样做了，人民的道德就会归复忠厚老实。”龙儒以为，这种解读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有了“谨慎地办理好丧事，虔诚地追祭祖先”的前提，就一定要有“人民的道德就会归复忠厚老实”的结果吗？不一定，曾子也没有说一定。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曾子认为“慎终、追远”就一定会导致“民德归厚矣”的话，那么他在“民德归厚矣”前就会加个“则”字。不知作上述解读者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龙儒认为，“慎终、追远”只是曾子对当时社会上层的一个倡导，“民德归厚”，也只是他揣测并希望出现的一种可能性的结果。支持他这段话的认识基础是：在“民德”方面，而今不如往昔，现在不如远古；在对民众的道德教育和引导方面，已经疏忽了诸如理丧、祭祀等重要形式。所以，曾子说要“慎终、追远”，要“慎重地办理丧事，虔诚地追思先祖”，其真切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这些庄重而严肃的形式来缅怀亡者、追思先祖，缅怀他们的美德，追思他们的懿行，从而达到教育民众、引导民众并最终使民众的道德自觉归复到淳厚朴实的原始样貌。

## 【原文十】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 【龙儒解】

子禽问子贡说：“夫子每到一个国家，都要去了解这个国家事务管理的情况。他是想通过了解而求取国家事务管理的经验呢？还是想在了解以后而给予国家事务管理的建议呢？”子贡回答说：“夫子是想通过对这个国家政事的了解而洞悉它的缺失，然后，再有针对性地以温和、善良、恭敬、俭朴、礼让的品行去教化他们、德育他们。这大概就是夫子问政意图与其他人问政意图的不同之处吧？”

对这段文字的解读，版本很多，但大致的意思都是：“夫子每到一个国家都知道这个国家的政事，他是怎么知道的呢？是通过他的温、良、恭、俭、让而得来的。”且不说“必闻其政”的“闻”不是“知道”的意思，而是“去了解”“去打听”的意思，也不说“以得之”的“得”字不是“得到”的意思，而是“德”的通假字，龙儒只想问问作上述解读者：温、良、恭、俭、让，只是儒家倡导的几个品行，它们怎么就成了孔子获取知见、得知政事的方式了呢？恐怕孔子自己都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吧？所以，龙儒对大多数专家、学者对这段文字的解读都不敢苟同。龙儒以为，孔子为什么要“必闻其政”呢？《后汉书》里的一句话应当是它的正解，那就是，孔子想“视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

## 【原文十一】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